

贾宝玉人格生成的原型基础

——兼论贾宝玉童年故事的潜在意义

郑殿辉* · 杨朴**

目录

1. 引言
2. 抓周：潜意识本能的典型反应
3. 一见如故：神话原型意象的重现
4. 太虚幻境梦：潜意识投射的象征性表现
5. 神话原型视域下的贾宝玉童年书写
6. 结语

中文摘要

贾宝玉形象分析，无疑是《红楼梦》研究的一大热点，不仅研究视角多样，相关研究成果也颇为丰富。这些成果为读者深入而全面地理解贾宝玉形象，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借鉴和参考。但是，纵观已有的研究成果，可以明显看到两个重要缺欠，即神话研究视角的缺欠和针对贾宝玉童年阶段研究的缺欠。正因为有这样的缺欠，才使得读者在理解女娲补天神话、衔玉而生神话，和贾宝玉青少年的人格生成之间的关系时，有某种难以逾越的沟壑。本文将尝试以贾宝玉“抓周”、“宝黛初见”、“太虚幻境梦”几个具有代表性的童年故事为研究对象，从神话原型视角探讨贾宝玉童年故事的潜在意义，分析贾宝玉人格生成的原型基础，力求更全面地理解贾宝玉形象，更宏观、更深邃地分析《红楼

* 圣洁大学中语中文学科副教授（第一作者）

** 吉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通讯作者）

梦》的整体结构。

关键词：贾宝玉形象，童年故事，“抓周”，“一见如故”，“太虚幻境梦”，神话原型，人格生成

1. 引言

关于贾宝玉形象的分析，历来为《红楼梦》研究中最具热度的内容之一，相关研究成果也颇为丰富。这些成果为人们深入而全面地理解贾宝玉形象，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借鉴和参考。但是，纵观已有的贾宝玉形象研究成果，可以看到两个部分可以补充。其一是神话原型研究角度。《红楼梦》以女娲补天神话开篇，继而还创造了“宝玉”置换为神瑛侍者转世投胎成为贾宝玉的神话，而且贾宝玉还“衔玉而生”。这几个神话形象转换成贾宝玉形象，实际是象征了贾宝玉为女娲之子。贾宝玉所有的思想性格与行为都与他女娲之子的身份象征息息相关，贾宝玉来源于女娲补天“宝玉”神话，构成了贾宝玉思想人格基础。但是，既有的贾宝玉形象分析对贾宝玉来源的神话重视不够，大多只就贾宝玉的现实行为进行分析。这就忽略了贾宝玉作为女娲之子的独特性。其二是针对贾宝玉童年阶段的研究。贾宝玉形象可以分为五个阶段来考察：来源于“宝玉”的神话性阶段、童年阶段、现实人生阶段、思想性格转变阶段、出家 and 回归大荒山阶段。现有的贾宝玉形象分析几乎都对贾宝玉童年阶段的重要性研究不足。即使有思想性格转变和出家 and 回归大荒山阶段的相关研究，由于离开了贾宝玉为女娲之子的神话性出身，其阐释也仍需丰富。贾宝玉人生故事的五个阶段是一个紧密相连的整体，而神话性出身则是最关键的阶段，它起到了统摄贾宝玉思想性格的巨大作用，童年阶段是连接神话原型与青少年阶段的中间环节，缺少了童年阶段的研究，我们就很难完整地理解贾宝玉的思想性格。这就是我们要探讨贾宝玉童年故事隐秘意义的重要动因。

本文将以贾宝玉“抓周”、“摔玉”、“一见如故”、“太虚幻境梦”几个具有代表性的童年故事为研究对象，这些故事发生在贾宝玉一岁到十岁左右。曹雪芹对贾宝玉童年书写，让我们能感受得到贾宝玉的童年是被他的潜意识所支配的。而他的潜意识正是由他从女娲所炼“宝玉”那里获得的补天原型形成的，贾宝玉童年被潜意识支配的表现又是连着他的少年与青年思想精神。曹雪芹表现贾宝玉童年生活故事的用意在于，贾宝玉童年思想行为是由来源于他神话出身的原型心理决定的，而这种心理构成了他少年和青年思想性格的基础，他的童年故事既联系着他的过去，又联系着他的未来，在贾宝玉神话性出身与贾宝玉少年青年思想性格之间建构了一个联系纽带。从神话原型视角探讨贾宝玉童年故事的潜在意义，分析贾宝玉人格生成的原型基础，有助于更全面地理解贾宝玉形象，有助于更宏观、更深邃地分析《红楼梦》的整体结构。

2. 抓周：潜意识本能的最典型反应

贾宝玉来到人世间的第一个故事是“抓周”。但这个“抓周”行为历来没有得到“红学”研究较为充分的解释，其原因似乎“抓周”的意义一目了然无需解释，即贾宝玉乐于与女性“厮混”本能的早期隐喻性表现。“抓周”行为是贾宝玉的一件小事，但是，“抓周”行为解释的不足，恐怕对贾宝玉形象的理解或者对《红楼梦》整体的理解会产生重要影响。因为“抓周”是从大荒山一块“宝玉”变成贾宝玉来到人世间的第一个思想行为，也是连接贾宝玉后来人生故事的中间思想行为，也是从神话到现实的第一种思想行为。因而，对“抓周”的理解既牵涉到对曹雪芹为什么创造石头神话的理解，又牵涉到对石头的神话意义怎样深入到现实的理解；既牵涉到曹雪芹对集体无意识的表现，又牵涉到贾宝玉从女娲那里继承补天基因问题的理解，还牵涉到贾宝玉潜意识心理问题。“抓周”虽然是由冷子兴补叙出来的故事，但是，却蕴含着从神话原型到现实，从“宝玉”到贾宝玉的重要艺术意义。

子兴冷笑道：“万人都这样说，因而他祖母爱如珍宝。那周岁时，政老爷试他将来的志向，便将世上所有的东西摆了无数叫他抓，谁知他一概不取，伸手只把些脂粉钗环抓来玩弄。那政老爷便不喜欢，说将来不过酒色之徒，因此便不甚爱惜。独那太君还是命根子一般。”¹⁾

“抓周”是一种从古代流传下来的风俗，小儿周岁时，为他摆放各种象征物件，任他抓取，以此测试他的兴趣、志向甚至命运。这是根据“同类相生”的巫术原则产生的风俗。“同类相生”可以称为“相似律”，根据“相似律”引申出，“他能够仅仅通过模仿就实现任何他想做的事”²⁾ 小儿“抓周”只不过是把巫术的“模仿”改为“抓取”而已，即小儿抓取了什么就代表了他将来的志向或命运。由于贾宝玉抓取的是脂粉钗环，就代表了他对女性的特别兴趣，因而其父贾政就认为他“将来不过酒色之徒”。

《红楼梦》的很多读者恐怕都对贾宝玉的“抓周”采取了贾政同样的观点，特别是读到后来贾宝玉极愿意与女孩儿“厮混”的诸多故事，就更印证和加强了这种观点，以为曹雪芹是以这种“抓周”行为暗示贾宝玉后来与女儿的厮混。但是，这实在是对贾宝玉行为大大的误解，也是对曹雪芹创作“抓周”故事大大的误解。我们应该尝试从其他视角理解贾宝玉“抓周”思想行为表现真正的思想意识，尝试理解曹雪芹讲述这个故事的深刻用意之所在。

从原型批评的角度看，“抓周”可看作是贾宝玉从女娲那里带来补天原型的无意识投射。由于贾宝玉是一个带有神话因素的人物，他来自于女娲所炼之玉，是由“宝玉”变成贾宝玉的，因而，贾宝玉就自然地继承了女娲的基因。女娲补天是一种象征，是要用女性主义的价值观“补”被男性主义价值观破坏的社会，女娲补天的女性主义思想精神就构成了贾宝玉的集体无意识原型。曹雪芹的这一设计表现了贾宝玉具有这种集体无意识原型心理内容。换言之，贾宝玉虽无集体无意识原型之名，却有集体无意识原型之实。他在“抓周”时抓到的脂

1) 《红楼梦》第二回“贾夫人仙逝扬州城 冷子兴演说荣国府”

2) 詹·乔·弗雷泽 著，徐育新、汪培基、张泽石译，《金枝》上册，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19页。

粉钗环正是他潜意识原型投射所使然。贾宝玉对青春女性的怜悯与同情、呵护与崇拜也都是被这个原型所驱动的。荣格在研究这种心理秘密时指出：“采用原型本身生活的视角，看到的東西便和先前不尽相同了。……潜意识现象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为独立存在的原型的自然体现，这种假说在外行看来可能极为怪异，但原型具有灵性特质的事实却为其提供了充足的证据支持：它发出一股魔力；它积极地与人的理性意识作对；从长远看来，它还在潜意识层面上影响人的思想、感觉和行为，从而塑造人的最终命运，尽管这种影响要到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才能被人认识到。原初意象本身就是一种‘行为模式’，无论有没有意识人格的合作，它总是要自我主张的。”³⁾ 另一位原型心理分析学家诺依曼认为，“初民（犹如儿童）神话式地认识世界。就是说，他主要凭借他投射于世界而形成的原始意象来经验世界。”⁴⁾ 而投射的方式就是“外部投射面”和“内部投射面”。⁵⁾ 贾宝玉一周岁的“抓周”显然属于“外部投射面”内容。

一周岁的贾宝玉之所以抓取了象征女性的脂粉钗环，而没有抓取代表权力与金钱的其他物件，就是由他内心中带来女娲补天原型所决定的，是他补天原型投射到外部事物的结果。前文已经说过，曹雪芹之所以把现实中的贾宝玉与遥远的女娲补天之“宝玉”相联系，是要把现实的人与遥远的神话原型象征的文明基因相联系，这种联系虽然是以贾宝玉来源于女娲补天所炼“宝玉”来实现的，它看去是很荒诞的，但是，它却是基于曹雪芹对人的心理秘密的把握为前提的。贾宝玉虽然是一周岁的小儿，显然还没有形成意识，但是他却由他的“来历”继承了潜意识原型，他把他的潜意识原型投射到外部世界，于是，他就抓取脂粉钗环，而脂粉钗环就成为他童年之初的潜意识象征意象。他根据他潜意识原型抓取脂粉钗环，不过是他一生“行为模式”的最初行为表现而已。

3)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 著，孙明丽、石小竹译，《转化的象征——精神分裂症的前兆分析》，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1年版，第328页。

4) 诺依曼 著，李以洪译，《大母神——原型分析》，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15页。

5) 同上，第21页。

3. 一见如故：神话原型意象的重现

贾宝玉童年第二个令人匪夷所思的故事，是与林黛玉的一见如故。贾宝玉与林黛玉见面，那是一见如故的见面。他们看见对方，都觉得似曾相识。这种感觉首先是发生在林黛玉心理上的，林黛玉看见的贾宝玉是这样一种形象：

只听外面一阵脚步响，丫鬟进来笑道：“宝玉来了！”黛玉心中正疑惑着：“这个宝玉不知是怎生个惫懒人呢！”及至进来一看，却是为青年公子：头上戴着束发嵌宝紫金冠，齐眉勒着二龙戏珠金抹额，一件二色金百蝶穿花大红箭袖，束着五彩丝攒花结长穗宫绦，外罩石青起花八团倭锻排穗褂，登着青缎粉底小朝靴；面若中秋之月，色如春晓之花，鬓若刀裁，眉如墨画，鼻如悬胆，睛若秋波，虽怒时而似笑，即嗔视而有情；项上金螭璎珞，又有一根五色丝绦，系着一块美玉。

黛玉一见，便吃一大惊，心中想道：“好生奇怪，倒像在那里见过的，何等眼熟！”⁶⁾

而贾宝玉见到的林黛玉是这样一种形象：

宝玉早已看见了一个袅袅婷婷的女儿，便料定是林姑妈之女，忙来见礼；归了坐先看时，真是与众各别。只见：两弯似蹙非蹙笼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态生两靥之愁，娇袭一身之病。泪光点点，娇喘微微。闲静似姣花照水，行动如似弱柳扶风。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

宝玉看罢，因笑道：“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贾母笑道：“又胡说了，你又何曾见过？”宝玉笑道：“虽没见过他，却看着面善，心里倒像是远别重逢的一般。”贾母笑道：“好！好！这么更相和睦了”⁷⁾

这是一种非同寻常的见面。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林黛玉见到贾宝玉“便吃了一大惊”，“好生奇怪，到像在那里见过的，何等眼熟”；贾宝玉见到林黛玉竟然觉说：“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看着面善”，这就是一见如故。这个

6) 《红楼梦》第三回“贾雨村夤缘复旧职，林黛玉抛父进京都”

7) 同上。

一见如故之“故”，说明了他们内心中的恋人原型被对方的形象“激活”了，因为他们有“木石前盟”姻缘“之故”，那“木石前盟”就是神话原型。因为那“木石前盟”神话原型被激活了，因而初次相见他们就像在哪里见过一般，就像久别重逢一般，或者看着“面善”、“眼熟”。“面善”和“眼熟”就是神话原型意象的重现。拿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梦中情人”真的出现在眼前。这种心理现象，荣格阐释为典型的基本神话主题的重新、复活，是“神话形成’的结构因素一定在场于无意识心理之中”⁸⁾。曹雪芹用非常生动的笔触呈现了贾宝玉和林黛玉的初见，非常精彩表现了贾宝玉与林黛玉的潜意识原型。

贾宝玉和林黛玉有前世的“木石前盟”，这个神话原型是由甄士隐的梦交代出来的，甄士隐梦见了女娲所炼那块“宝玉”被警幻仙子安排为赤霞宫的神瑛侍者，又梦见了那一僧一道对话中叙述神瑛侍者与绛珠仙草的故事：

那僧笑道：“只因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有绛珠草一株，时有赤瑕宫神瑛侍者，日以甘露灌溉，这绛珠草始得久延岁月。后来既受天地精华，复得雨露滋养，遂得脱却草胎木质，得换人形，仅修成个女体，…（中略）…那绛珠仙子道：‘他是甘露之惠，我并无此水可还。他既下世为人，我也去下世为人，但把我一生所有的眼泪还他，也偿还得过他了。’因此一事，就勾出多少风流冤家来，陪他们去了结此案。”⁹⁾

正因为由这个神话原型之故，贾宝玉与林黛玉才有了电闪雷鸣般的心灵撞击，产生了一见如故、一见钟情、一见倾心般强烈的心理感受。在贾宝玉与林黛玉见面故事和神瑛侍者“灌溉”绛珠仙草的神话之间，存在着一种隐秘的潜意识原型心理的连续性。这种隐秘的潜意识原型心理的连续性正是神话与现实的联系。

以往理解这个“一见如故”，也联系“木石前盟”，理解到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是被前世姻缘决定的。但是，仅有这个理解还是不够的。因为“木石前盟”

8)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 著，徐德林译，《儿童原型心理学》，载《原型与集体无意识》，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1年版，第122页

9) 《红楼梦》第一回“甄士隐梦幻识通灵 贾雨村风尘怀闺秀”

的具体内容是对贾宝玉来源于女娲补天神话原型的展开性表现，它所象征的是补天原型的具体内容，即对被男性价值观替代的女性精神价值观的重新认可。那么，“木石前盟”中神瑛侍者对绛珠仙草的“灌溉”行为就不单是贾宝玉与林黛玉前世之恋的表现，而且还是来源于女娲所炼“宝玉”所象征的女性主义精神对不幸女性的怜悯与关爱。正因为有了前世的“木石前盟”——那是作为男性的神瑛侍者对作为女性的绛珠仙草的给予生命的“灌溉”之爱，在其象征意义上，是把女性从非人变为人的爱。由此看来，那个被称为“木石前盟”神话表面看来是贾宝玉与林黛玉的前世之恋，但其实质内容表现的是女娲补天神话，“宝玉”补天所象征的女性主义精神转换为神瑛侍者对枯萎绛珠仙草“灌溉”神话。“木石前盟”神话是女娲补天神话与贾宝玉与林黛玉一见如故故事的中间阶段。正是这个中间阶段，把女娲补天神话原型转换到了“木石前盟”神话之中，又通过贾宝玉与林黛玉见面的故事转换到现实之中。因而，贾宝玉与林黛玉见面的故事及其之后发生的一系列故事，就不止是他们的爱情故事，还有由“宝玉”转换而来的贾宝玉——还“衔玉而生”、戴着“通灵宝玉”——那是来自女娲补天神话的，是女娲补天精神的象征——对不幸女性怜悯、同情与关爱的意义。原型批评集大成者弗莱在《批评的解剖》中所论述的神话结构的“移位”¹⁰⁾在曹雪芹那里早就有精彩的表现。需要强调的是，弗莱论述的“移位”是文学史上从神话到现实主义不同作品的“移位”，而在曹雪芹那里则是一部作品的“移位”。

贾宝玉童年还有一个怪异的行为是“摔玉”。那是在林黛玉初进贾府他们见面之后，在得知黛玉没有玉之后，愤怒地摘下玉狠命摔去的故事。著名作家、红学家的王蒙曾说过：“别看‘红学’这样发达，硬是没有谁能好好地解释一下宝玉问玉摔玉的事儿。为什么呢？贾宝玉见到林黛玉后，有一种高度的认同感、亲切感、相同感、共鸣感、永结为伴感”¹¹⁾。著名学者刘再复则认为贾宝玉的“摔玉”是对佛教“不二法门”的无师自通：“一坠地就拒绝分别，拒绝尊卑之

10) 参见诺思洛普·弗莱著，陈慧、袁宪军、吴伟仁译，《批评的解剖》，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193页。

11) 王蒙，《王蒙的红楼梦》，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8年版，第10页。

分、贵贱之别”¹²⁾。王蒙和刘再复的见解都是具有很大启发性的见解。但是，如果联系“石头记”神话原型来看，贾宝玉“摔玉”可以看作是与青春女性认同的象征，是贾宝玉拒绝和抛弃男性价值观而向女性价值看齐的潜意识流露。贾宝玉又一次以不同于“抓周”的对女性认同的方式，拒绝了与女性不同之物：以拒绝和抛弃与女性不同之物象征了对女性的认同，对男性的拒绝。而无论是“抓周”还是“摔玉”，都是与贾宝玉对青春女性认识息息相关的。

贾宝玉的“摔玉”同样是一种被潜意识支配的行为。贾宝玉之所以摘下那玉狠命摔去，是因为林黛玉没有那玉，他要向林黛玉认同，因而才抛弃了自己的玉。“抓周”是拿来，“摔玉”是扔掉，但都是被贾宝玉的“来历”决定的。拿来的是代表女性的胭脂钗环，扔掉的是与女性不同的东西。那“通灵宝玉”虽然代表着贾宝玉的灵魂，但这在贾宝玉是不知、不觉、不懂、不明的。贾宝玉对通灵宝玉的感觉，在见到林黛玉的时候，是因为他比林黛玉多了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在贾宝玉那里就是不好的，不应该有的，不需要的，与林黛玉不一样的就是应该扔掉的。这在贾宝玉意识层面，是对林黛玉的认同，是对他所爱的人的认同，而在潜意识层面则是对女性的认同。就像“抓周”对女性的认同，他排除了代表男性权力和金钱等所有象征物，而只选择了代表女性的胭脂钗环一样，在看见林黛玉之后，他发现林黛玉并没有他有的通灵宝玉，他就要扔掉通灵宝玉，那是他对林黛玉——女性认同的再一次表现。在见到林黛玉之前，他就觉得“家里姐姐妹妹都没有，单我有，我说没趣儿”。这是因为，他已经觉得他和姐姐妹妹不同，即和女性不同。在见到林黛玉之后，他就更觉得“如今来这个神仙似的妹妹也没有，可知这不是个好东西。”这是贾宝玉潜意识中对女性精神价值认同感所驱使的。对女性的认同，就应该与女性一致，把不属于女性的东西全部扔掉。

12) 刘再复，《红楼梦哲学笔记》，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62页。

4. 太虚幻境梦：潜意识投射的象征性表现

贾宝玉梦见了太虚幻境，在太虚幻境中看见了金陵十二钗正副册，听到了红楼梦十二支曲子，这是《红楼梦》最重要的内容，有学者认为贾宝玉这个梦（第五回）是《红楼梦》的总纲，因为它“暗示”了“红楼”所有女性的悲剧。也有学者新近提出这个梦是一个“神话式的梦”，是对女性悲剧命运原型的象征性表现。但是，贾宝玉做这个梦的时候，还是一个儿童（10岁左右），一个还没有建立起自己独立意识的儿童，一个还没有经历过家庭变故的儿童，一个还没有这方面必要经验与信息的儿童，怎么会梦见他家族女性悲剧命运的未来呢？

当然，这是曹雪芹伟大的虚构，是曹雪芹想象创造的贾宝玉的梦，是曹雪芹为了《红楼梦》整体结构的需要，先要创造一个女性悲剧命运的原型，与女娲补天神话构成一种二元对立的大架构。为了那个二元对立的大架构，曹雪芹还虚构了一个饯花节神话仪式（第二十七回）。就像饯花节仪式是一个虚构的神话原型一样，贾宝玉太虚幻境梦看见的金陵十二钗正副册判词和红楼梦十二支曲子，也是曹雪芹虚构的神话原型。他是根据对女性被男性统治、奴役和压迫的历史与现实的深刻认识，虚构了贾宝玉的太虚幻境梦，使贾宝玉看见了一个不同于现实世界的另一个世界，并在那个太虚幻境世界中看见了记载女性悲剧命运的簿册，听到了女性悲剧命运的红楼梦十二支曲子，而那个簿册和曲子正是对女性悲剧命运的原型性象征。它虽然是以贾宝玉梦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但是，由于它象征了女性悲剧命运的原型，表现了女性悲剧命运的先例、范型，因而，它实际上是起到了神话原型的作用，是一个相当于神话原型的大梦。

曹雪芹是依据了对人的潜意识投射的心理秘密和规律的认识，来创造贾宝玉的太虚幻境梦的。在“抓周”、与林黛玉一见如故和“摔玉”的表现中，贾宝玉的潜意识是以“外向投射面”的方式表现出来的，是他从神话那里带来的潜意识驱使他在现实中找到原型意象，从而使那种神话原型的東西得到外物的象征。而到了梦见金陵十二钗和听红楼梦十二支曲子这里，则是以“内向性投射面”方

式表现出来，是他在女娲补天神话原型的作用下，另一种女性悲剧原型意识被激活并以梦的方式投射成了一种象征性的表现形式。

金陵十二钗正副册所表现的（实际是十五个）女性悲剧命运，虽然对贾宝玉家族女性悲剧结局有暗示的作用，但这种“暗示”作用并不是贾宝玉梦的主要目的，贾宝玉梦的主要目的是投射了他潜意识中女性悲剧历史原型模式，而他家族女性悲剧符合了他梦中女性悲剧的各种类型原型模式，才达到了对他家族女性未来悲剧命运的暗示意义。

贾宝玉梦到的十几种女性悲剧模式，都是以象征性的方式表现出来的。贾宝玉做这个梦的时候，才10岁左右，这十几种女性悲剧模式，绝对不是贾宝玉所实际经验到获得的，也不是贾宝玉所阅读到材料获得的，而纯属贾宝玉梦中的想象。那么，既然不是根据实际生活经验，又不是根据所阅读材料所获得的，贾宝玉又是根据什么想象了能够暗示他家族女性悲剧未来结局的梦呢？

在曹雪芹的描写中，贾宝玉能够做这个神话原型式的梦，有三种原型起到了综合作用。第一种是女娲补天神话原型。贾宝玉由这个神话的“宝玉”转换而来，而且还赋名为“贾宝玉”，同时还“衔玉而生”带着“通灵宝玉”进入现实世界，——“衔玉而生”就是带着女娲补天神话原型的象征。第二种是女神的原型。在人类的潜意识中，女神是赋予人所有东西的神性人物，不仅世界是女神创造的，人与万物是女神创造的，人所有未知的东西都要女神所告知。女神既可以告知人类的过去，也可以告知人类的未来，女神可以告诉人类一切。第三种是女性的悲剧命运原型。女性悲剧命运原型模式是积淀在人类心理深处的内容，它会以象征性的方式表现出来。贾宝玉带着“通灵宝玉”就是带着女娲补天原型，这种补天原型促使他想要知道现实世界女性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悲剧状态，正是这种求知心理导致了梦见女神即警幻仙姑对他的引导与告知，而积淀在他内心深处的女性悲剧命运原型模式，就以女神告知的形式被表现了出来。

5. 神话原型视域下的贾宝玉童年书写

以上几个贾宝玉的童年行为，是受他来源于女娲补天神话原型及其相关的潜意识所支配的，曹雪芹以非凡的笔触，展现了贾宝玉神话出身及其潜意识心理与贾宝玉行为之间的内在联系。但这却是人的深层心理秘密，这是人与神话的原型心理联系：人的潜意识是由神话派生出来的。荣格曾揭示过这种秘密：“为数不少的梦中都出现了神话主题，而做梦的人又绝对是不知道这些主题的；这时问题就出现了，既然他的意识中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些素材，又是谁，或者是什么在思考以思想给它们穿上这些意象的外衣呢——而且，这些思想超出做梦人自己的思想水平之上。”¹³⁾人的童年会梦见他从未经验过的故事，那是因为神话作用的结果。因为神话就是人类集体无意识想象的结果，那想象因为是集体的梦即愿望的表达，那神话就成了集体无意识原型的表现形式。而这由集体无意识想象的神话，又成为集体无意识的原型，对人类的心理发生着十分重要的影响。荣格把心理的非个人层面称作集体无意识，个人意识是建立在集体无意识之上的上层结构，人们不会意识到集体无意识的存在，但集体无意识会影响我们的梦，“当这种情况出现时，集体无意识将创造出一些奇怪、不可思议的梦，以其美妙、魔鬼般的恐惧，或谜一般的智慧，引人注目——某些原始人所谓的‘大梦’”。这所谓的“大梦”就是神话式的梦。“童年时期最早的梦常常包含着最令人吃惊的神话元素”¹⁴⁾

曹雪芹将贾宝玉童年心理与神话和集体无意识原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表现他童年本能反映的原型心理作用。正是这种自发心理作用构成了贾宝玉童年思想情感的基本面向，而这个基本面向却成为贾宝玉青年时期自觉思想情感的最重要基础。我们在论述贾宝玉形象和思想性格的时候，特别强调了他的反封建思想和叛逆性格，但是，这种反封建思想和叛逆性格是从哪里来的呢？以往

13)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 著，陈俊松、程心、胡文辉 译，《人格的发展》，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1年版，第116页

14)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 著，陈俊松、程心、胡文辉 译，《人格的发展》，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1年版，第116页。

研究并没有充分关注这个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贾宝玉青年时期的思想性格是与他童年思想基础分不开的，是在他童年思想性格基础上的发展，而他的童年思想基础又是和他的神话出身分不开的，是他从神话来源带来的潜意识不自觉投射。曹雪芹虚构了贾宝玉来源于几千年以前女娲补天所炼“宝玉”神话，就是要给他现实生活中的人物以一种现实所没有的神话原型精神，就是要通过这个来源于女娲补天所炼“宝玉”这个人物把“宝玉”所象征的补天神话原型精神带入男性统治女性的黑暗现实之中。神话学大师坎贝尔说：“在整个人类文化的记录中，正是这些需要被发现并被同化的原型激发出仪式、神话和幻想的基本意象。这些‘梦境中的永恒者’不会与出现在恶梦和疯狂状态中的被个人修改了的象征符号相混淆，后者仍然在折磨着人们。梦境是个人化的神话，神话是去个人化的梦境。梦境和神话都以相同的精神动力学方式来体现实征意义。然而在梦境中，做梦者的独特困境改变了象征符号的形式，而神话中的问题和解决方法直接适用于整个人类。”¹⁵⁾曹雪芹把神话看成是引领人类精神的永恒源泉，他要来源于“宝玉”的贾宝玉把神话原型通过引入到黑暗的现实之中，但他不能直接写到青年时代贾宝玉具有神话原型精神，而必须写到贾宝玉童年的神话投射，为了表现这种思想的逻辑的可信性，他才不避指责怪诞奇异地表现了贾宝玉童年生活心理原型作用。

分析心理学的后继者诺依曼对荣格学说有发展，他指出：“在每个人的生活中，超个人和个人的关系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就这一点，人类历史早已给出了证明。但是，这种关系的集体性并非意指独特的或具有复发性的历史事件是遗传的结果，因为迄今为止，还没有科学能证实后天获得的特性是遗传的结果。鉴于此，分析心理学认为，心灵的结构由一种超个人的先验优势决定，这就是‘原型’。原型从一开始就是心灵的基本元素和构造，塑造着人类历史的进程。”¹⁶⁾因为神话就是原型，来源于神话原型的人物必然反映着神话原型蕴含

15) 坎贝尔 著，黄玉苹译，《千面英雄》，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4页

16) 埃利希·诺伊曼 著，杨惠译，《意识的起源》，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21年版，第6页

的集体无意识。

贾宝玉1周岁“抓周”，到与林黛玉一见如故和“摔玉”，还有太虚幻境梦中看见的金陵十二钗等，都是被神话潜意识原型所支配，其实是人类被神话原型支配思想行为的一个个体化重演。人类所有最初的思想行为都是来源于神话原型的。关于这一点，诺伊曼曾有过这样深刻的论述：“在个体的发展过程中，个体的自我意识不得不经历同样的原型阶段，而正是这些原型阶段决定了人类生命的意识进化。个体在自己的生命中不得不重走人类已经走过的路，在我们现在正准备审视的神话意象的原型意象的序列中留下足迹。”¹⁷⁾此外，诺依曼还认为：“分析心理学认为，心灵的结构由一种超个人的先验优势决定，这就是‘原型’。原型从一开始就是心灵的基本元素和构造，塑造着人类历史的进程。”¹⁸⁾曹雪芹对贾宝玉童年生活故事的描写，看去荒诞不经，但却是有深意的：贾宝玉童年的行为正是神话原型的投射，他看去“奇异”、古怪的行为是他被原型塑造的结果；而正是这种童年的被原型塑造的思想情感形成了他青少年思想人格的基础；同时，它在女娲补天遗石幻化成贾宝玉神话和贾宝玉后来对女性同情、呵护与崇拜故事之间，起到了一个桥梁的连接作用。

6. 结语

本文从神话原型视角，对贾宝玉几个具有代表性的童年故事——“抓周”、“一见如故”、“太虚幻境梦”——进行了分析。所得结论为“抓周”是贾宝玉潜意识本能的典型反应，“宝黛初见”是神话原型意象的重现，“太虚幻境梦”是潜意识投射的象征性表现。透过对贾宝玉童年生活故事的分析，可以从更宏观的层面理解贾宝玉的人物形象，了解其人格生成的原型基础，能更好地理解童年故

17) 同上，第2页

18) 埃利希·诺伊曼 著，杨惠译，《意识的起源》，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21年版，第6页

事在贾宝玉的神话性出身和他青少年性格之间的桥梁作用。

由弗洛伊德揭示人的潜意识，到荣格更深入地揭示人的集体无意识，再到诺依曼继续深入揭示个人意识的超个体《意识的起源》，心理分析学（弗洛伊德）和心理分析学（荣格等）对人类“内宇宙”不断发现“新大陆”，这使人类对自身的深层心理获得了更深层的认识。但是，在曹雪芹对贾宝玉（包括其他人）的描写中，并非是站在这些原型和神话研究成果基础上对这些研究成果的运用，而是在这些对整个世界发生重大影响心理学理论学说与方法产生之前，就非常深刻地表现了人与神话原型的潜意识联系。我们不能不惊叹曹雪芹对心理、对神话、对人的原型心理的深刻认识、把握与表现。

曹雪芹以童年生活表现了贾宝玉思想行为被神话潜意识原型所支配，这也是建构了贾宝玉思想精神与女娲补天神话原型之间的关系。女娲补天神话、贾宝玉来源于“宝玉”的神话，与贾宝玉童年生活故事、与贾宝玉青年时代人生，是一个完整的有连续性的整体，这个完整的整体都可以看作是在神话原型统摄之下的。而这其中，贾宝玉童年生活故事所表现的潜意识是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阶段。从神话原型视角分析这个阶段，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贾宝玉思想性格的整体性，以及贾宝玉的青年时代与女娲补天神话原型之间的关系。

參考文獻

- 詹·乔·弗雷泽著，徐育新、汪培基、张泽石译，《金枝》上册，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著，孙明丽、石小竹译，《转化的象征——精神分裂症的前兆分析》，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1年版。
- 诺依曼著，李以洪译，《大母神——原型分析》，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
-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 著，徐德林译，《儿童原型心理学》，载《原型与集体无意识》，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1年版。
- 诺思洛普·弗莱著，陈慧、袁宪军、吴伟仁译，《批评的解剖》，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
- 王蒙，《王蒙的红楼梦》，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8年版。
- 刘再复，《红楼梦哲学笔记》，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
-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 著，陈俊松、程心、胡文辉译，《人格的发展》，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1年版。
- 坎贝尔著，黄玉苹译，《千面英雄》，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 埃利希·诺伊曼著，杨惠译，《意识的起源》，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21年版。

Abstract

The archetypal basis of Jia Baoyu's personality generation

— Also discusses the potential significance of Jia Baoyu's childhood story

Zheng Dianhui · Yang Pu

Analysis of Jia Baoyu's image is undoubtedly a hot topic in the study of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Not only does the research perspective vary, but the related research results are also quite rich. These results provide readers with a very important reference for a deep and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Jia Baoyu's image. However, looking at the existing research results, two important deficiencies can be clearly seen, namely the lack of mythological research perspective and the lack of research on Jia Baoyu's childhood stage. It is precisely because of this shortcoming that there is an insurmountable gap for readers to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yth of Nuwa patching up the sky, the myth of being born with a jade in her mouth, and the personality formation of Jia Baoyu as a teenager. This article will try to take several representative childhood stories of Jia Baoyu, such as "Zhua Zhou" (抓周), "Feeling Old at First Sight" (一见如故), and "Taixu Fantasy Dream" (太虚幻境梦) as research objects, explore the potential significance of Jia Baoyu's childhood stor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ythological archetypes, and analyze Jia Baoyu's personality. The generated prototype basis strives to understand Jia Baoyu's image more comprehensively and analyze the overall structure of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more macroscopically and profoundly.

Keywords: Jia Baoyu's image, childhood story, "Zhua Zhou" (抓周), "Feeling Old at First Sight" (一见如故), and "Taixu Fantasy Dream" (太虚幻境梦), mythological prototype, personality generation

투 고 일 : 2024. 4. 10. / 심사일 : 2024. 4. 15. ~ 2024. 5. 15. / 게재확정일 : 2024. 5. 20.

